



渠与仇

子部
新集
PDG

毛主席语录

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前 言

为了适应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需要，我们决定把过去配合我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编辑出版的几本工人、贫下中农家史和地主恶霸罪行录修改再版。

马克思、恩格斯教导说：“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贯穿在阶级社会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一切现象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以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的反抗和斗争，贯穿在社会的一切领域。社会上最根本的划分是阶级的划分。

《亲与仇》这本贫下中农家史，用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和控诉了地主阶级利用封建族权残害贫农、下中农的罪行，生动地说明了“亲不亲，阶级分”这一条朴素而深刻的真理，同时也赞扬了贫农、下中农反抗地主阶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总是要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每日每时都妄图实现其复辟的美梦。他们经常利用宗族关系和封建宗法观念破坏革命群众的阶级团结，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看待一切，使我们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清敌我，明辨是非，随时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保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阔步前进。

目 录

义子承业恨	(1)
兄弟冤仇	(17)
梁楼惨案	(41)

义子承业恨

平輿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整理

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封建族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一条铁锁链。而广大农民为了打碎这条铁锁链，长期与地主阶级以及为地主阶级所利用的封建族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平輿县杨埠公社大柳庄贫农柳贵增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就有力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利用封建族权，残酷压迫穷苦农民的血腥罪行，也生动地反映了农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在旧社会象柳贵增这样的遭遇和顽强的斗争，真是成千上万，何止一家！

遇歉年出外逃荒 为活命迫当义子

柳贵增原来叫李小娃，是项城县新桥人。他家人老几辈都是穷苦的庄稼人，全靠给地主当佃户、扛长工过日子。一九〇七年，这里遭到水旱大灾，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反动政府抓伏派款，十家就有八家锅底

朝天，成年逃荒在外。李小娃的父亲、母亲眼看孩子大人在家快要饿死，也只好挑着破烂，领着孩子们出外逃荒要饭。他们跑遍了大小村庄，挨门乞讨，受尽了地主的凌辱嘲弄，结果还是不得半饱。当他们要饭要到平舆县的杨埠一带时，万般无奈，只得狠了狠心，把小娃讨给了大柳庄的农民柳金榜家作义子。从这时起，李小娃也就改名叫柳贵增。

柳金榜也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祖孙三代都是依靠耕种自己那十八亩洼坡地生活的。他家里虽然只有夫妇两口人，但因为地主的讹诈和反动政府逼粮派款，再加上洼地不断遭灾，终年省吃俭用，也只能维持半饥半饱。在金榜两口度过壮年以后，就风言风语地听说：本村地主柳华彩，扬言要等他们死后，霸占他家产业。

柳金榜和柳华彩虽然是同姓同族，论行辈还比他长两辈，可是，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封建族权也就成了他们压迫、残害贫下中农的工具。柳金榜和本村其他农民一样，遭受着柳华彩的重重压迫。所以，谁一提起柳华彩，金榜总是痛恨地说：“那是咱村上的一条毒蛇，有他在一天，咱庄稼人就一天不得安生。”为了同这条毒蛇进行斗争，为了产业日后不被柳华彩霸走，老两口才讨来了李小娃当义子。

金榜讨来贵增，家里真是添了一件大喜事。他常和老伴说：“不管咋样，咱的这份家业以后只要落不

到那条毒蛇手里，我也就放心了。”老两口看着贵增这个老实孩子，每天跟着自己下地，拾柴禾，挖野菜，手脚勤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金榜经常对老伴这样夸奖贵增：“贵他娘，‘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咱贵这孩子可真不错呀！”

金榜老两口虽然有了义子，但是地主柳华彩并没有因此收起他那霸产的野心。就在金榜夫妇刚刚感到心欢意畅的时候，柳华彩已经开始他的暗算了：“看样子这个老家伙的一点绝财，宁肯舍给野种，也不愿意便宜我柳华彩呀！好哇，坑里搭戏台——咱到跟前看吧！看你讨这个野种，在大柳庄还能撑起来天！”

贵增长大了以后，更是勤劳能干。他每天放牛拔草，帮助义父耕种田地，虽然才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是干起活来足能比上个大人。这样，三口人起五更，搭黄昏，省吃俭用，日子倒也过得去。到贵增长成大人时，金榜老人就给他娶了亲。贵增媳妇叫赵芬，是个自小受苦、勤快老实的好媳妇。几年以后，赵芬又生下两个孩子，女孩取名叫小景，男孩叫熬成，一家人更是高兴。哪知道金榜一家人脸上的笑容还没有展开，灾难也就接着来了。

金榜去世“瘟神”施毒计 贵增母子坚强作斗争

恶霸地主柳华彩，家有八百多亩地，住着青堂瓦

舍，喂着成群骡马，附近十几个村都有他的佃户，家里还用着八九个丫环、仆人。这家伙养得一身肥膘，为人阴险狠毒，做事笑里藏刀。每逢谁家有个啥事情，他总慌着去管；等事情了结，他那双斜眼一挤，就要设法从中捞上一把。因此，人们都叫他“柳爱财”，或叫他“胖瘟神”。“胖瘟神”看到金榜老人家人口兴旺，心里又恨又急：“金榜这个老家伙真的要儿孙满堂啦！……”

一九二三年秋天，金榜老人突然得了重病，又得不到有效的调治。金榜觉得自己的病势一天天加重，就向贵增娘俩嘱咐道：“在这个鬼世道，贵增的路子可窄呀！我要是有个啥好歹，你们可要小心柳华彩的圈套！”这年十月底，金榜老人就病逝了。

正当贵增一家人悲痛地料理丧事的时候，“胖瘟神”好象一只见了肉的大恶狼，急得来回直转圈，加紧拨弄着霸占柳金榜产业的黑算盘。他想公开霸占，又怕激起金榜近族的反对，他知道那些穷人不是好惹的。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条霸产的毒计。就在金榜去世的当天晚上，他就赶忙把他的三兄弟——地主柳洪和狗腿子柳山郎叫到他家，同时还别有用心地把金榜的近族穷苦农民柳耀然也骗到场，“商量”起金榜的丧事来。

“胖瘟神”首先假惺惺地说：“金榜去世，是咱柳家一大不幸。可金榜跟前没有亲生骨肉，他的这场

丧事，也只有咱姓柳的出头办理喽。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哩。”

“哼！”柳洪连忙按事先和他哥商量好的话，接上去说：“讨的孩子当的地，早晚也是一场气。咱姓柳的绝不能看着那野种把金榜的家业弄走。金榜既然没有亲骨肉，我看就把他这份家业给他办丧事用了吧。丧事办完，就把贵增赶走，这也算咱姓柳的尽了一份心。”

农民柳耀然正在一旁巴嗒巴嗒地吸着旱烟，一听这些话，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马上冲着他们说：

“贵增那孩子虽然是讨来的，是金榜的义子，人家可是个勤劳做活人哪。在金榜的那十几亩土地上，也有贵增的血汗啊。你们要是把地给摆弄完了，以后贵增一家子指望啥吃呀！我看不能那样办！”

柳洪听到柳耀然的话不对胃口，马上顶了上去：

“你说那可中，姓柳的总是姓柳的，姓李的总是姓李的。金榜下世以后，谁敢保险贵增不收拾收拾家产，带着孩子老婆爬开？”

柳耀然越发觉得这几个家伙已经编好了为柳华彩霸产的圈套，心想决不能跟着这些财主坑害穷爷们，就又冲着他们说：“你们这样不便是编圈害人吗？我坚决不同意！”

“肝瘟神”遇到柳耀然这样坚决的反抗，有点慌了阵脚。他很想照着他们原来摆的圈套办下去，勉强嘿

嘿笑了两声说：“对，对，还是洪弟说的对，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再说金榜辛苦劳累一辈子，死了不排场排场，咱姓柳的爷们能愿意吗？”他嘴里这样说着，心里却越来越慌，越来越觉得他们的圈套难以实现。突然，他把眼一瞪，露出了凶残的原形，拍打着桌子威胁道：“谁要不愿意，谁就不是姓柳的人，谁就不能在大柳庄住！”

他这样一来，半天没人吭声。柳耀然狠瞪了瞪这条毒蛇，把仇恨记到了心里。最后柳山郎这个老狐狸强振了一下精神说：“华彩说的在理，事情就这样定了，我看叫华彩一手情办啦。”

第二天一早，“胖瘟神”就带着柳山郎、柳洪几个人大摇大摆地来到贵增家。一见贵增娘，柳华彩先假装悲伤的样子，哭丧着脸说：“金榜爷去世，是咱柳家的不幸。不过，你也不必过于难过，要赶紧安排一下后事。金榜爷劳累一辈子，要好好埋葬埋葬，可不能丢咱姓柳的人！”

贵增娘早知道这个“胖瘟神”的阴谋，就连忙截住了他的话：“贵他爹活着的时候早把后事安排好了，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俺穷家小户，在这种年头是万万不可太破费了！”

“胖瘟神”一听贵增娘的话不对他的心思，立刻把两只斜眼一瞪，高声嚷起来：“你说那根本就不中！金榜爷是柳家的人，这次办丧事族上要当家，不

能由你！”

贵增娘见“胖瘟神”蛮不讲理，悲愤交加，指着他的鼻子喝道：“俺家死了人，凭什么要你来管？你为什么装的这么孝顺？”

贵增在一旁气得咬牙切齿，紧接着对“胖瘟神”抢白说：“你还不是看着俺有十几亩洼坡地。不然，我到这里十来年，遇到那么多困难，咋没见你伸过一次头？”

“胖瘟神”看到贵增娘俩并不怕他那凶恶的嘴脸，马上又换了一副面孔，嘿嘿笑了两声，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说的都是咱柳家父老的意思，他们找我，让我来帮助办理金榜爷的丧事，小辈哪敢推辞！”在一旁的柳洪、柳山郎也逼着贵增娘俩答应让柳华彩办理金榜的丧事。

贵增娘并不甘心让他们随意摆布，她说：“我家囤里有多少粮食，你们也知道，谁给俺摆布干了，让俺一家子饿着，我就找谁！”

“怕啥，要粮食有粮食，要肥猪有肥猪，要棺材有棺材，情到我家弄啦。既是柳门的事嘛，自然我要尽力帮助喽。”

在那种世道，一个妇女和一个义子怎么能抵得过这群恶狼呢！就这样，贵增娘俩虽然一直和他们对抗，但是最后还是柳华彩说了算。

柳华彩早合计过金榜的家当值多少，他是决心要



给弄个一干二净。在办丧事的那几天，贵增家就象犯了“抄家罪”似的，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作主。已经准备好的梓木棺材，“胖瘟神”硬是不准用，逼迫着非用他家的柏木棺材不行，一副棺材就作价三百块银元。散孝布时，用的全是上等白布，由“胖瘟神”亲自掌管，撕了一轮又一轮，一下用了百十匹。

那天，贵增的舅见用的孝布太好了，就到外边买了一些赖布。当他跑了多远路背到贵增家时，“胖瘟神”一看就瞪着牛铃眼大发雷霆：“你弄来这些鱼网布，是想叫俺姓柳的丢人吧！赶快背着布给我滚蛋！”贵增舅当场和他顶撞了几句，就被他的狗腿子推出门外。

“胖瘟神”还强迫待客三天，酒肉铺张的不算，光粮食就用了三千多斤；还叫请鼓乐，扎纸人、纸马、金山、银山。他除了指挥着公开挥霍外，还暗地差人偷了许多布匹、大肉、白馍。贵增和他娘看到这种情景，就愤怒地出来阻拦。可是每当他们阻拦的时候，

“胖瘟神”就恶毒地说：“有姓柳的人在，你们不要管！”就这样，等丧事办完，人埋进土，贵增家里象扫帚扫了一样，已经一光二净了。接着“胖瘟神”把算盘珠子一拨拉，就陆续算走了十四亩耕地和四分宅基地。虽然还有三亩多老坟地和三间破草房，可是贵增家还欠着一屁股债啊！

金榜的尸体埋葬后，贵增一家人看到被“胖瘟

神”摆弄得这个样子，抱头痛哭，一些穷爷们也无不悲愤落泪。就在这时，从“胖瘟神”的狼窝里却传来了一阵阵的猜拳狞笑声。

就是这样，贵增家的灾难就算完结了吗？没有啊！

逃荒不忘阶级恨 卖儿牢记血泪仇

贵增家自从被“胖瘟神”坑害得倾家荡产以后，整年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一九二八年的冬天，贵增眼看着实在难熬下去了，只得狠狠心把女儿小景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又把三亩七分老坟地当了出去，把当地的钱给母亲留下，担着破烂、领着老婆孩子，就逃荒要饭去了。

贵增几口人出外不久，在路上就遇上一场大雪。大雪铺天盖地，连路影都找不到，他们只好偎依在一个村头的破车屋里。几口人在四面透风的车屋里，又冷又饿，只盼望赶快住了雪，好出去讨点热饭吃；可是那老天好象故意给穷人为难，雪花还是一个劲地飘个不停。一家人盖了一条破被子，冻得站都站不起来了。他们在这里一直待了两天，雪才慢慢停下来。眼看几口人都要冻僵，贵增趁天不下，赶快领着他们踏着深雪，到四外各村去要饭。他们走到了靠洪河的一个村头，发现有个埠口，就想从这里走过河去。哪知

在过河的时候，贵增只顾照护小孩，自己却忽然掉在雪瓮里。他老婆和孩子慌忙一起往上拉，可是他们都是饿了几天的啦，在那刺骨的寒风侵袭下，连脚都立不稳，哪能拉得动！贵增在雪瓮里尽力朝上爬，还是爬不上来。起先他还听见熬成和他妈高声喊救，渐渐地浑身麻木，一点知觉也没有了。

这时，四外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呼呼的北风在一个劲地刮着，只有贵增的妻子、孩子的呼救声在狂风中飘荡着。

天下穷人是一家，阶级情谊似海深。就在这紧急时刻，村里跑来了几个穷哥们，连忙把贵增抢救上来，但贵增已经浑身冰凉，脸色铁青，不省人事了。几个穷哥们把他抬到村头，安置到一间破屋里，灌下一碗热汤，好半天才慢慢苏醒过来。贵增一下在这里睡了三天，几口子多亏这村里穷哥们每天送些热汤，才算将就着过去。到第四天，贵增刚能爬起来，他们就收拾了一下破筐破篮，辞别了那里的阶级亲人，动身又走了。

几口子爬过了河，贵增担着挑子，一步三晃，一天挪不了几里路，就是讨来半碗热汤，也充不了饥，还不知要受财主们多少欺凌和咒骂。大孩子熬成和二孩子小根不住声地“饿呀，饿呀！”闹着要吃。这时，眼看一家人要饿死，熬成娘就试探着问贵增：“熬成他爹，咱大人走不动，孩子饿得嗷嗷叫，这咋办呀？

我看不胜把小根讨给人家，也好叫孩子落个活命。”

“你咋说的呀？”贵增瞪着两只大眼睛，立刻向熬成娘反问：“把孩子讨给人家？你还没有看咱几口子落的下场吗？你还没有尝够咱当义子的滋味吗？”一句话说得熬成娘心如刀搅，不再吭声。

又过了一天，他们慢慢地摸到了平舆集上，饿得已经是再也走不动了。熬成娘心里想：“这能真的瞪眼看着孩子大人饿死吗？不，还是得想个办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几口子只要饿不死，等孩子长大了，将来也好有个熬头啊！”她鼓了鼓勇气，再和贵增商量：“熬成他爹，还是把小根讨给人家吧！你看……”贵增这时看着两个孩子饿的样子，眼里噙着泪水也就不再说什么。

当下，在平舆集的十字街口，熬成娘就托人说合，把二儿子小根卖给了人家，换了两串钱、四瓢面。买小根的这一家，为了避免以后麻烦，连个姓名、住址也不让知道。

把小根卖给人家，真象是挖爹娘心上的肉啊！领走孩子的时候，母亲含着泪替孩子理了理那破烂不堪的衣服和蓬乱的头发，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爹你娘……对……对不起你呀！你要记住……记住你爹姓柳，将……将来……可不能忘了！……”年仅五岁的小根，虽不十分懂事，可是看到这种情景，就一头扎到娘怀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蹲在一旁的贵增也